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種

王雪五主編

孟子

繆天綬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子 孟

註選綬天總

書叢學國生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子 孟
註選授天繆

路山寶滬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 OF
MENCIU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IU TIEN SHO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序言

孟子傳略

孟子 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今山東省鄒縣人。其字，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趙岐孟子題辭多未之及，王肅以爲字子輿，傅玄以爲字子居，王應麟皆疑其傳會。

孟子之家庭 孟母最有名，二遷斷機故事，幾婦孺皆知。趙岐孟子題辭稱

其夙喪父，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周廣業辨之曰：「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注後喪論前喪云：『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鼎五鼎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喪父在爲

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歿耳，非必幼孤也。』王復禮又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齋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由周廣業王復禮之言，則孟子三歲喪父之事，頗疑其非實；而孟父在，家庭教育之責任乃委之其母，則父出遊之臆測，亦爲或然之事實。相傳孟父激公宜，孟母仇氏（仇音掌）續文獻通考謂孟子娶田氏，生子罊，皆未知所據。

孟子之學術淵源 孟子少受母教，長受孔家之純儒術化。孟子行爲哲學中之自反說，爲其處世最和平之方法。韓詩外傳載孟子出妻事：『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可見孟母之粹於道德，而孟子異日在行爲哲學中所持之自反說，有由來矣。孟子在戰國時，爲純正儒家，孟子自言：『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又言：『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不啻開明宣言予爲儒教徒也。惟孟子爲子思之親炙弟子，抑爲再傳弟子，——司馬遷謂受業子思之門人，班固謂子思弟子。——疑不能定。王懋竑以孔子子思孟子之生卒年歲考之，孟子斷不能受業子思；即謂子思年六十二者係八十二之誤，則孟子亦在童子之時，未能受業子思。然孔門傳授分二支派：一爲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一爲子夏，子夏傳之馯臂子弓，馯臂子弓數傳而至荀子；曾子資性剛毅，所謂君子儒也；子夏資性敏慧，有近名之習，所謂小人儒也；觀孟子巖巖氣象，屢稱曾子子思之剛毅，其進退出處，大都相類，則固其嫡系也。

孟子之時代背景 趙岐題辭曰：『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楊朱墨翟之言，

以千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閱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息，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此言孟子之學術思想由於時代思潮之反應也。劉向校戰國策書錄曰：『仲尼既沒之後，……道德大廢，上下失序，……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爲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此言孟子在當時社會所處之地位也。孟子與人議論，詞鋒辨利，比於武事，當時以爲好勝，後來如王充之刺孟，司馬光之疑孟，皆於孟子有違辭，以爲不類孔子，此亦孟子生戰國之世，百家爭鳴之時，所受時代之影響，有以使然；假使孟子如孔子之溫柔和緩，以與諸子百家相角逐，恐不足以喚起一般之注意；孟子固自言：『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書

孟子七篇 孟子七篇，首梁惠王，次公孫丑，次滕文公，次離婁，次萬章，次告子，次盡心，司馬遷趙岐皆謂『孟子所自作』。惟韓愈謂『軻之書非自著』。主孟子自作者則曰：『書名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又曰：『讀七篇，觀其書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主非孟子所自作者則又曰：『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所見諸侯，不應皆稱諡；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於是閻若璩乃曰：『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諡焉。』

孟子外書 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作書中外十一篇，因謂七篇

爲中，餘四篇爲外。趙岐題辭則謂：『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者也。』是外書在趙岐之時，卽已認爲僞書，不爲學者所重。其後南宋孫奕則自謂聞之前輩，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劉昌詩則謂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至明姚士粦又傳孟子外書四篇，姚本丁杰爲之條駁甚詳，斷爲劉貢父妄作。而此歷代忽隱忽現之孟子外書，焦循乃截然爲之斷定曰：『外書四篇，趙氏斥爲僞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據信，况此（指姚本）又質之尤者乎！』

孟子之學說概略

孟子承孔子之後，猶莊子承老子之後，孔子老子發爲言說，皆僅有簡括具體之論述，孟子莊子承之，則皆有雄健渾浩之文辭，以發揮其所宗奉之學說，猶釋迦之後，而挺生馬鳴龍樹以宏演其教義，殊可異也。孟子於儒家之學說，多所

推闡，而亦自有發明，綜七篇中，析其學說性質，大要不外六種：一爲心性論；二爲行爲哲學；三爲教學方法；四爲政治哲學；五爲同時學說之批評；六爲尙論古人。今爲概述之如左：

心性論 孟子道性善，性善爲孟子之本體論，亦爲孟子之中心學說；其時論性者，言無善無不善者有之，言有善有不善者有之，言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有之，而孟子獨言性善。自是以後，性善說遂爲儒家之基本教條，不主性善說者，不免有非儒家正系之疑焉。孟子既認定人性本善，則吾人欲修養道德，完成人格，直發揮吾性所固有之善可耳；故其言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所謂達，所謂充，皆自性善演繹而得者也。然人類卒至有惡，何也？孟子之解釋，則謂耳目之感覺作用，易爲外物所引，而未嘗經過心之反省耳；苟能經過心之反省，常處於主動地位，自不爲物所動。

孟子稱心爲大體，耳目爲小體，名此反省作用爲思，因極力告人反省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弗思耳！』『弗思甚矣。』其急切如此。

行爲哲學 『孝弟也者，其爲仁（通人）之本與！』孝弟實爲儒家唯一之人本主義。孟子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亦以孝弟爲人類道德行爲之單位也。孟子定義利爲人類行爲之反對標準律，一切行爲之動機，以義不以利，無許絲毫利己心夾於其間，是即義利分明之說，爲孟子行爲哲學中之最大特色；厥後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張栻『無所爲而爲之』之說，皆原乎此。孟子又示人以對人對己之態度，不敢言人之不善，不敢爲人師，是其對人純取謙虛態度者也。『行有不得者，則反求諸己。』人待之以橫逆，則必自反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我必不忠。』是其對己純取懺悔態度者也。自反而仁矣，有禮矣，忠矣，人待之以橫逆如故也，乃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與妄人又何難焉。』則又

取不抵抗態度者也。蓋其偉大之精神，終日以不若釋爲憂，不暇與常人較雞蟲瑣屑，故能成其偉大之人格。

教學方法 孟子之教育方法，在今日所謂取自動式者是也。其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君子引而不發。』『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而其理由與功效，又嘗申論之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又謂學者品類不一，而教育之方式，不能單純劃一，其自言所以教者有五：曰時化；曰成德；曰達材；曰答問；曰私淑艾。蓋亦以發展個性爲要者也。此外如一傳衆咻，則一注意環境之教育方策也。生憂患而死安樂，則又示學者以竭力與惡劣環境奮鬪之教訓也。

政治哲學 孟子承儒家之學，生君權異常發達之中國，而高唱民貴之學說，可謂異軍特起；在今日民權主義發達之世界，不啻家常茶飯，平淡無奇，然在

昔日之中國，不可謂非瑤草琪花，人間鮮見者也。由其民貴之學說推之，於是建設其最偉大之保民政策。保民政策之實施，首在處理平民之生產經濟；其唯一之希望，在使人民無凍餒之患，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民無有不仁，此則保民政策之極致也。由當時之政治現狀與社會狀況論之，斯固最良善之政治計劃，卽以今日眼光評論之，亦一富有價值之政治學說也。孟子又進而打破君主之權威，抬高大臣之位置。彼以爲君臣之精神關係，非僱傭性質爲合作性質，君與臣同負保民之使命，而同作保民之業務，君苟違此使命，則臣得以誅此異類；蓋虐害民衆者謂之賊，賊固人人得而誅之。由孟子之言，則君主不能威權無限，長幽繫於保民使命之下，稍一不慎，卽有上斷頭臺之危。孟子直君主眼中之釘也。然自古大哲，常以高論遭世忌，致以身徇主義。孟子生戰國時，放言無忌，得免於禍，可謂幸矣；及二千餘年以後，大爲朱元璋所不快，欲逐出於孔氏之列，蓋已無可如何矣。

同時學說之批評 戰國之時，學說紛歧，其爲時代之產物而成危險的主義者，則兵家、法家、縱橫家、功利家是也；其爲時代思潮之反應，而走極端之主張者，道家、墨家、農家是也；又有敷衍因循以求苟且生息於惡劣之社會爲主義者，則鄉愿是也；其時知識界人物之情形，大概如此。此各人物所持之主義，皆與儒家發生多少之衝突。而尤在當時知識界中具有重大之勢力，其學說尤近道理而尤與儒家有潛隱至深之衝突者，則墨家是也。故孟子大聲疾呼，以拒墨爲最重大之任務，至謂：『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可以見其用力之猛矣。其次如兵家、縱橫家、功利家、鄉愿等，亦皆以嚴利之言辭糾正之；蓋兵家、縱橫家、功利家陷國家於杌隉不甯之中，而鄉愿使社會麻痺不仁，是非不分，皆害蟲也。

尙論古人 今日一般批評者類知著重於時代背景之考察，幾成批評哲學之當然律，而孟子早已言之。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所謂論世，卽考察時代背景之謂也。孟子又謂：『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所謂地，則謂各人之特殊關係也，在考察時代背景以外，又須注意其特殊之關係，乃臻完備縝密之手續，而批評斯有真確性。孟子常論：『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蓋謂各人有各人之特性，亦各有相當之成功，不能執一而論，主彼奴此；彼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亦學焉而各求其性之所近耳。尤合今日適應個性之說。

凡上所舉，皆僅及其概略，多所缺漏；然孟子學說之要義，蘊盡於是。

孟子之辯證術

孟子實一雄辯家也，其門人公都子嘗告之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是當時即以辯者目之矣。辯之作用，不外悟他，辯之性質，不外是己而非人，己所是者，謂之『所立』，己所非者，謂之『所破』，能使人悟己之所立是者，謂之『能

立，』能使人悟己之所破是者，謂之『能破』。孟子之所立所破，上已言之，其能立能破，約略言之如下：

能立 此卽論理學所謂建設論證也。孟子書中，多正反並用之論證。孟子建設性善說以爲其根本學說，故論證之亦甚力。其論證，純用歸納法。彼自人類性情之發動上觀察，則見：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人皆有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無穿窬之心；無不知愛其親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人皆有』、『無不知』爲其『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證據，而因以確立其性善之說。彼又用歸納類推法論證之。彼自耳目口三官之作用觀察之，發現其有『同聽』、『同美』、『同者』之情狀，於以類推心之有『同然』。彼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爲義。彼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其所歸納而論證者，果已確乎，且勿置論；然歸納論證爲建設論證之中最有力者，而孟子能取以論證其性善之